综　　述

向国双

1945 年 8 月,在湖南湘西的芷江,曾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在中华大地上横行肆虐、犯下了累累罪孽的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8 月 21 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一行,由南京乘飞机至芷江乞降,呈上了在华兵力配备图,接受了令其海陆空军缴械投降的备忘录。至此,经过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以伤亡 3500 万同胞的沉重代价赢得了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谱写了民族解放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辉篇章。芷江,遂成为驰誉中外的抗战胜利受降历史名城。

芷江，地处湖南西部边陲，居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西脉之间。关隘险阻,山峦叠嶂,中部凹陷的盆地,是宽阔的芷江平原。芷江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①’之称。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王朝,先后曾在此设置总督、巡抚、卫、镇等重要军事机构。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视芷江为军事重镇。1934 年,著名军事

①清同治八年《芷江县志·卷十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蒋百里在御日国防建议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工农商学兵和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广泛地投入到抗日中来，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滇黔门户’和陪都重庆前沿阵地的芷江,也很快地卷入了抗战的洪流之中。随着战争的发展,大批中国及同盟国军队陆续迁入。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②。原不足3万人的县城,骤增至10余万人。

由于军事机构的迁入,兵员的不断增多,作为重要军事设施的飞机场，也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兴建起来。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在芷江兴建一个1200米见方(长宽各1200米)的大型机场③。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麻阳等11县征集19000名民工,于1938年1月正式动工。机场的规划、设计、组织施工等全面技术工作由工程师林泽群、黄彰任两人负责④。经过民工们的日夜苦干,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随后机场开始使用。1940年至1945年初,又多次加固扩修,使其成为第

①《军事历史》1993年第3期第23页。
②芷江县档案馆民国档案第47卷143—150页。
③《县政府工作报告》民国26年11月,芷江县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第45卷。
④见本书《芷江旧事》。

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东方第二大军用机场①。

1938 年 10 月机场竣工后，国民党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第二厂相继迁往芷江。从 1938 年冬到 1945 年 10 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中国空军第 2 大队、美空军第 14 航空队第 68 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 1 大队（轰炸机队）、第 5 大队（战斗机队）和中国空军第 4 大队等空军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 1944 年初至 1945 年 8 月，中美空军的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 B－25 型轰炸机、大型 C－46 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三、四百架。

芷江机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前进机场，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当时又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②、“湘西基地”③、“湘西某地”④等代号顶替，给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一山区机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地位，发挥过重大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歼击敌机 驻芷空军在阻截日机空袭、攻击日军目标、配合美军重型轰炸机作战时，常与日机发生空战。1938 年冬，苏联派援华志愿空军第一大队 20 架驱逐机进驻芷江。一天，18 架日机从明山方向袭击县城，驻守机场的苏联志愿空军 6 架驱逐机起飞迎战，当即击落日机 3 架，击毙日军 9 名飞行员⑤。1944 年 5 月 22 日，第 5 大队分队长乔无遏率领 8 架“鲨鱼式”（P－40式）战斗机前往遂川袭击日军兵站。刚飞抵目的地，即遇 6 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空战中，乔无遏和盟机各击落日机 1 架。7 月 19 日，第 5

①《信息博览》1995 年第 2 期。
②（中国的空军）（1944）第 79 期第 249 页。
③《中央日报》（重庆版）民国 34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④《东方杂志》民国 34 年 5 月 15 日第 41 卷 57 页。
⑤《芷江文史资料》第 1 辑。

大队出动“鲨鱼式”机 10 架,袭击新市兵站,与 16 架日战斗机相遇发生空战,中国飞行员击落日机 6 架,我方无一伤亡①。驻芷中美空军不仅在空战中狠揍日本飞贼,更以奇袭的方式痛歼停落在机场的敌机。1944 年下半年为摧毁参与衡阳会战的日军监利县境的白螺矶机场的日机,驻芷第 5 大队于 7 月 9 日至 28 日,发起 3 次奇袭,先后摧毁敌机 160 余架②。1945 年 1 月 3 日至 3 月 29 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又先后对日军汉口机杨、南京明故宫机场、大教场机场及新修之运输机场实施奇袭。两次共摧毁敌机 64 架③。

二是断日补给线:1944 年,大批中美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后,陈纳德将军将驻芷空军的作战区域明确地划定为“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 南京、上海以东地区”④。驻芷空军部队除负责夺取制空权,空战歼敌外,还担负着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部队作战,常给日军突然袭击,重创其锐气。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 1944 年 12 月初至 1945 年 3 月底的 4 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第 5 大队就出动 P－40 式和 P－51 式战斗机 88 批,784 架,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的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 582 栋,炮阵地 10 个,卡车 320 辆,运输船只 410 艘,火车 6 列,车厢 208 节,击毙敌步骑兵 3037 人⑤。

三是空中增援 芷江机场在抗战期间,不仅对日作战中发挥过

① 《中国的空军》第 6 卷第 4 期第 246 页。
② 《中国的空军》(1944) 第 78 期 205 页。
③ 《大公报》(重庆版)民国 34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
④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芷江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26 页。
⑤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787－16930、16931,《民国空军的航迹》、《中国的空军》等资料综合统计而成。

积极作用,同时在空投、空运方面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 1944 年 7、8 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由芷江机场起飞的运输机,对孤立无援的中国守军,空投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衡阳中国守军之所以能坚持 47 天,与芷江机场所给予的空中支援是分不开的。1945 年 5 月中旬,在"湘西会战"最紧张时,美驻华空军司令部派大批 C—46 式运输机帮助重庆国民党政府将从缅甸撤回的廖耀湘所部新 6 军,由昆明巫家坝机场空运至芷江,作为"湘西会战"的预备兵力①。

芷江空军基地,成为威胁日军的心腹之患。为了摧毁芷江基地,日方派特务破坏,出动飞机不断轰炸。据芷江县府1946 年对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 1938 年 11 月 8 日起至 1945 年 2 月 21 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 38 次,出动飞机 513 架,投弹 4731 枚,炸毁房屋 3756 栋,838 名无辜同胞在日机的炸弹下丧命或伤残。而这 38 次轰炸中,攻击机场的就有 23 次②。

但是芷江基地是炸不垮的,芷江人民是炸不怕的。1943 年,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自动修建防空壕洞 2276 个(条)③。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自动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

1945 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事当局为确保西南正面战场的全面反攻,将装备精良的部队部署于湘桂、湘黔边界,并把重点放在湘西地区。因为湘西既有地势险要的雪峰山脉,更有重要的芷江空军基地。"雪峰天险"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而芷江机场位于雪峰山西麓。当时中国方面调集湘黔、湘桂及湘西前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物资大多在此集散,对日军占领区及

① 《湖南日报》民国 34 年 5 月 20 日、21 日第 1 版。
②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 46—1—31 第 129 页。
③ 芷江县档案馆民国县政府档案卷 875 第 3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土进行空袭的飞机大多由此起飞。

侵华日军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夺取芷江基地，打开大西南的通道，消除交通线和日本本土的巨大空中威胁，决定不惜老本要拔除芷江空军基地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 1945 年 4 月向湘西山区进犯。主力部队是坂西一郎所率领的第 20 军团，下辖 6 个师团，3 个独立旅团，另加伪和平军第 2 师和飞行师团的第 44 战斗队，独立 54 中队及炮兵、工兵 2 个独立联队，共 8 万余兵力。广西、东安日军向北，邵阳、永丰(双峰)日军向西，宁乡、沅江日军分别于 4 月上、中旬西进。日军兵分三路合围芷江，妄图一举摧毁芷江基地，即日方所谓的“芷江作战”或“芷江攻略战”。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也觉察出日军的阴谋，决定倾注大力，保卫芷江空军基地，将日军聚歼于雪峰山东麓地区。令何应钦担任总指挥，参战部队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担任正面防御作战，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担任桂穗线防务；第 90 军为战役机动兵团，配置于靖州、绥宁一带，以策应王耀武部右翼作战 第 10 集团军王敬久接替湘北防务，原防守湘北的第 18 军调沅陵、辰溪集结，作为第四方面军的机动兵团。并从昆明空运新 6 军廖耀湘部至芷江作总预备队。参战陆军为 8 个军 23 个师，加上后勤保障部队，总兵力近 20 万人①。

驻扎在芷江空军基地的中国空军第 4 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 1 大队、第 5 大队、美军第 14 航空队第 68 飞行联队的所有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承担起控制整个华中地区的制空权、拦截日机、轰炸战区内敌后方的大小铁路、公路桥梁、保障中国守军后备兵力的补充、后勤物资的补给、提供战区情报，从空中聚歼日军地面部队等作战任务，全力配合会战。

战役于 4 月 9 日正式打响。日军从安化、益阳、宁乡、永丰、邵

①《湖南文史》第 47 期第 3 页。

阳、东安、新宁、武冈的 1300 余里的扇形地段向湘西发起了全面攻势，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顽强阻击西犯之敌。

4 月 10 日，从芷江机场起飞的数以百计的中美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彻底破坏了日军后援地衡阳、宝庆、湘潭三角地带所有的大小公路桥梁。20 日空军第 5 大队出动全部飞机轮番攻击放洞、红岩、大庙、大黄沙及一四五〇高地等处的日军据点，给立足未稳之敌以致命打击，迫使这一线日军停止进攻。中国空军和美第 14 航空队集中兵力，对这一地区的进攻之敌，实施一星期地毯式连续轰炸，以 PDX 高度爆炸弹、伞弹、燃烧弹攻击敌阵，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溃退。

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在中国地面部队顽强抵抗、英勇奋战和中美空军的猛烈打击下，1945 年 6 月 7 日，参加“芷江攻略战”的日军被迫撤回原阵地。是役歼灭日军 28320 人，生俘 213 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①。

“湘西会战”，是中国军民 8 年抗战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会战的胜利，不仅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灭亡的进程，也为后来的“芷江受降”奠定了基础。

“湘西会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5 月 2 日苏军攻克柏林，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美军连续攻占菲律宾群岛、硫磺岛和冲绳岛，取得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亚洲其他国家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侵华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连续猛

① 《抗日战史——湘西会战》第 29—143 页(台湾)军史编纂委员会，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 75 国 11 月初版。

烈的反攻下,被迫困守于大城市、交通要道及沿海地区,日本帝国主义陷于绝境“湘西会战”胜利不久,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便发表《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拒绝接受公告。8 月 6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8 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并参加《波茨坦公告》。9 日,苏联百万红军在中国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盟国对日本采取的上述行动,大大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步伐。是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 月 10 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应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交出全部武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11 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同盟国的严重警告、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苏军强有力的打击以及美国原子弹的震慑下,被迫于 8 月 10 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公使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8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苏、中、英四国,答复日本接受其投降请求。8 月 14 日上午御前会议后,日本政府拟定无条件投降诏书。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在东京电台发表《停战诏书》广播讲话。是日,当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便急电驻南京的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

宁次大将,提出 6 项投降原则，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7 日下午 5 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 3 人,准于 18 日乘飞机先至杭州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不能使用,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①。

当时,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具有双层意义:一、芷江为日军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是年春夏的湘西会战,为我方转胜起点,芷江象征八载艰苦抗战卒告胜利;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惧②。

18 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须于 8 月 21 日到达湖南芷江,并规定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 5 人)、飞机的航线(自汉口机场起飞,经常德上空,直飞芷江)、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须在 5000 英尺以下)、飞行的时间(为当时重庆夏季时间上午 10 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上午 2 时),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 日下午 6 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 5860KC、4495KC 分别改为 5866KC、4493KC 以及蒋定的系于飞机两翼的红布标志改为系于尾部外，关于来芷人员的其他行动规定,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③。

从 8 月 15 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的电文到

① 见本书《蒋中正致冈村宁次电(8 月 17 日)》。
② 《芷江受降记》载于《时代精神》,1945 年 4、5、6 期合刊。
③ 《国民日报》(湘版)1946 年 9 月 3 日第 6 版。

8 月 18 日,短短 4 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在不与中共协商的情况下为何迫不及待的连发数份急电催促日方派代表会谈受降事宜，据史料考察，不外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为垄断受降权利。8 月 13 日,蒋介石便提出了处理日军投降的要点。15 日在电示各战区接受日本投降应注意的事项中强调:日军‘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长官之处置。”“不得向我已指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① 在 21 日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中更明确规定日军“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何应钦)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二是为‘国军’调兵抢时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所辖部队大多部署于西南各省,距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的大中城市相距甚远。要占领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调运兵员急需时间。故蒋介石在战争尚未结束的 8 月 11 日,便下令国民党军向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②。8 月 22 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的电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各故区、及各方面军部队,应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③ 三是为阻止解放区军民的反攻。8 月 11 日蒋介石在令其所部‘积极推进’的同时,却令朱德总司令所属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蒋介石对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完全错误的命令，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8 月 15 日,朱德总司令在致美、英、苏的说帖中,郑重声明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利根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被包围的日军投降,并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中国共产党提

①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 49 页。
② 《中日战争实录》第 440 页。
③ 见本书‘蒋中正致何应钦 8 月 22 日电”。

出参加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是合情合理,顺乎民心的。然而,这些合理的要求,蒋介石却置若罔闻。

8 月 19 日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的复电后,于当晚召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定其为中方受降的全权代表,面授日军投降一切事宜。何应钦接受任务后,除急电 18 日已到达芷江的总部副参谋长冷欣、蔡文治和处长钮先铭为受降会谈作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和战区司令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受降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大批记者随同前往芷江。

20 日上午,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卢汉、余汉谋、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陆续到达芷江①。下午 5 时,何应钦、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及陆军总部的主要幕僚、行政院顾问团 32 人,加上美军方人员,记者团共 50 多人,分乘 4 架运输机,由重庆飞抵芷江。当晚,由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设立"陆军前方司令部",又称"陆军前进总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

21 日上午 10 时前,前来参加芷江受降的中美方代表,国内外新闻记者已陆续到齐。交通部还特设了一所临时电报局,从辰溪王耀武所部调来军用电台供记者们发稿之用。七里桥一带所有的空军营房全部改作招待所。为了不失战胜国的风度,陆军总部规定,凡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生活上按军事化的要求,饮食起居按会期临时作息时间表实行,以号音为准,造成一种严肃庄重的气氛。

三

8月 21 日上午 9 时,芷江基地派出中美空军混合团第 5 大队

①《湖南文史资料》1987 年第 1 期第 21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架野马式战斗机，由芷江机场起飞直奔常德，对日本降使的专机执行监护和引航任务。当今井的座机刚飞临常德上空，中美飞行员便发现了目标,随后在第 5 大队战斗机的监护下，朝西南飞行。机群到达溆浦县城上空，应该沿沅江西飞，可日方驾驶员在途经黔阳沙湾机场时，误以为到达目的地，即拟降落。中方飞行员周天民即驾机趋前阻止,并领航直飞芷江。11 时 15 分，当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到达芷江上空时，中方已有 6 架战斗机在空中警戒。4 架飞机在上空盘旋后,即按第 1 架为周天民驾驶的飞机，第 2 架为今井武夫等乘坐的日机,第 3、4 架为中美方的战斗机的顺序降落。日机降落后在中方宪兵严密监护下启开机门，首先下机的是日本翻译木村辰男，接着便是佩少将军衔的今井武夫，随后是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国雄、航空员杜原喜八少佐、准尉久保善助、小八重正男、雇员中川正治①，经中方工作人员和宪兵检查后，今井武夫等便坐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前往住所。

下午 3 时 25 分,今井武夫及 3 名随员在陈应庄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受降大厅是一间长约 20 米,宽约 8米的木房。会议厅的大门上扎有松柏枝，中间贴上“和平永奠”4 个大字,厅正中墙上挂着中山先生半身遗像,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分别挂在两旁。中山先生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 4 国国旗，旗的中间嵌一金色大‘ v ’字。中山先生遗像下排列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为受降席,对面摆有 4 张黑色的椅子，为投降席。在大厅的另一端预备了一张大的餐桌，靠墙还有一圈椅子和凳子，为新闻记者和列席人员的旁听席。下午 3 时 35 分,在严肃的气氛中,今井、桥岛、前川和翻译木村被带入大厅,入门时,今井连忙脱下帽子拿在手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端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左边是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右边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

① 见本书 1945 年 8 月 21 日何应钦致蒋中正电。

谋长柏德诺准将,旁边坐着两位译员和一位记录人员,记者席上坐满了中外记者和电影摄影师。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列席了会议。今井武夫一行走到空着的座位前，向萧毅肃等人鞠躬，萧等人未回礼，只说了一声‘请坐”。今井便坐在投降席中间,左边是桥岛芳雄,右边是前川国雄，木村辰男坐在桌左端。

当萧毅肃介绍了自己和其他接见降使的代表以后，便开始查询今井的身份,请他缴验身份证明书。可是今井没有这种证件，他只带着冈村宁次派他前来乞降的命令书，桥岛忙将这张命令书送至萧的面前验看。

接着,萧毅肃要今井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地区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今井回答说表册没有,只带来一份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并命桥岛将地图呈送到萧的面前,展开在案台上,并加以讲解。

随后，是用中日英语宣读何应钦交给今井转送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宣读完毕后,今井在两份《受领证》上签名盖印,几十架摄影机同时拍下了这一镜头。签字完毕,又继续进行有关通讯联络方面的会谈，萧并交给今井一份电讯说明书。

最后,萧毅肃对今井说:“何应钦将军还有许多问题,另派中美专家与你们详谈，但事先必须经何应钦将军批准。为了你的安全，中、美专家将分别前往你的住所，你要据实详细地答复。”“你们回南京的时间另行通知，现在可以回住所了’①.

今井于是率领随员立正鞠躬离座，退出大厅，历时 1 小时 20 分钟的第一次受降会谈结束。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 8 月 21 日的受降会谈中,蒋介石不安排延安军政人员或记者参加,在接收日军投降的安排上,也没有给

①《中国战区受降始末》第 5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8月版。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一个受降区。而且在交给由今井转送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中,明确要求日军:"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何应钦)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任何物资。"

蒋介石对中共军队的种种限制是极不公道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在抗战中所作的贡献是举世共知的。正如朱德总司令 8 月 15 日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区中,经过我们 8 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九(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据统计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 19 个省区,建立了 19 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 10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2 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 120 余万人,民兵发展到 260 余万人。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 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0 余万人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蒋介石却无视共产党的抗战功绩,不给共产党军队划分接收地区,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不公正作法,连当天参加受降会谈的美国记者也觉得奇怪②。

21 日晚 8 时 30 分,蔡文治、钮先铭、林秀栾、刘廉一、王武等赴今井住所,就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资料移交、旅华日侨遣送问题进行了长达 3 小时的会谈。

22 日上午,冷欣中将和美国柏德诺准将及王武上校前往今井

①刘华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载《求是》1995 年第 15期。

② 见本书严怪愚《芷江受降侧记》。

住处,就在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接收军需物资、装备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约 40 分钟的会谈。当日还有空军上校张廷孟和有关参谋分别到今井住处进行个别谈话,就有关南京、上海等处机场的状况及通信设备进行了事务性的联系。

关于受降签字地点,8 月 21 日何应钦曾急电请示蒋介石,认为南京签字"我新 6 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之下,诸事必感困难",要求维持重庆原议"仍在芷江较为妥当"①。蒋介石 8 月 22 日以急密电复:"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条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②。

23 日下午,何应钦在陆军总部的一间客厅里接见今井及翻译木村,陪同何接见的有萧毅肃、冷欣、蔡文治及柏德诺。会见完毕,今井等日方代表乘坐插有小白旗的吉普车,驶向停留在芷江机场的日机,下午 2 时 30 分,日机起飞,沿来时航线而归。

今井武夫一行在芷江逗留的时间长达 52 小时。

芷江受降会谈结束后,何应钦于 8 月 27 日至 31 日,从芷江飞赴全国各战区检查落实受降工作准备情况。8 月 27 日何应钦在钮先铭陪同下飞往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安康第五战区及西安第一战区长官部,分别召集孙蔚如、刘峙、胡宗南等司令长官与重要幕僚及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第二战区、第十二战区在西安开会的代表,并着重视察了"办理受降事务"的情况。28 日上午,何应钦在西安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中国战区受降部署及受降工作进展情况。同日午间,何应钦等人飞返芷江。29 日,何应钦由芷江又飞往江西遂川及南城,分别召集第九战区薛岳的代表王高参及第三、七两战区长官顾祝同、余汉谋等开会,部署和检查受降事务,当日返回芷江。30 日,何由芷江飞重庆转昆明,上午召集一、二、三方面军司令

① 见本书 1945 年 8 月 21 日何应钦致蒋介石电。
② 见本书 1945 年 8 月 22 日蒋介石复何应钦电。

9 1

8 20 9 7

19

1 24

① 40

②.

8 21 8 31 75

9 8 8 12

10

9 9 9

史。正如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的“:我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共 105 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原因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①

“芷江受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蒋介石、何应钦等不能代表广大抗日战士与人民群众,但终究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俯首就范的第一步,而且是真真实实地在中国人民面前屈服乞降,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从这点来说“:芷江受降”将载入光辉史册。

为了纪念标志抗战胜利的“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当时国内各大报纸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事后,许多人还主张以各种形式对其作永久性的纪念。1946 年曾有志士仁人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 31 县设和平省②。

1946 年,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东原视察芷江时,再三强调,原接洽受降地点房屋、签字用的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并在省政府会议上提议,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获社会各界人士赞同。

第二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提出一个预算为法币 286 亿元的芷江受降城建设方案,虽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却只拨得款 285 万元。

1947 年 2 月,在原受降会场旧址——七里桥磨溪口旁,建成一座“受降纪念坊”:“受降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通高 8.5 米,全宽 10.64 米,中拱宽 3 米,门洞高 3.5 米,坊基为水泥筑

① 转引自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② 《西南日报》1946 年 11 月 2 日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